

浅论段玉裁对“犹”的界定

杜松柏*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内容摘要】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通过训诂实践揭示了“犹”的内涵、范围,主要从通假、引申和古今词等通义形式,凸显了其沟通非等义的字词的功能。但是,实际情况极其复杂,段氏界定不能完全包容,用现代语言学“音训和义训”界定“犹”可能更有效。

【关键词】段玉裁 犹 训诂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09-0082-04

“犹”作为训诂术语虽然早在先秦就被使用,汉代学者沿用这一术语,而且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但是直到段玉裁才第一次把它作为训诂术语加以说明和定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犹”的功能作了精辟的概括并加以例释。

《说文·言部》“讎,犹讎也”下,段玉裁注云:“凡汉人作注云犹者,皆义隔而通之。如《公》、《谷》皆云‘孙犹孙’,谓此子孙字同孙遁之孙。《郑风》传:‘漂犹吹也’,谓漂本训浮,因吹而浮,故同首章之‘吹’。凡郑君、高诱等每言‘犹’者,皆同此。许造《说文》不比注经传,故经说字义不言‘犹’,惟‘𠄎’字下云,‘𠄎犹齐也’。此因‘𠄎’之本义极巧视之,于𠄎从𠄎义隔,故通之曰‘犹齐’,故以‘应’释讎甚明,不当曰‘犹应’,盖浅人但知讎为怨词,以为不切,故加之耳。然则‘尔’字下云‘尔尔犹靡丽也’,此‘犹’亦可删与?曰:此则通古今之语示人,‘尔尔’古语,‘靡丽’今语。《魏风》传:‘纠纠犹纒纒,掺掺犹纤纤’之例也。”^{[1](P90)}又《说文·言部》“诂”字下,段玉裁注曰:“《礼器》:‘德发扬诂万物。’注:‘诂犹普也。’按诂的本字为大言,故训为普则曰犹。凡古注言犹者视此。”^{[1](P94)}

从以上引文可见,段玉裁分析的重心是“义隔而通之”,但什么是“义隔”和怎样“通之”他没有详述,只是举了许多例子对“犹”的使用范围作了简要的说明,后人根据他的描述总结出六七种情况^①。从“许造《说文》不比注经传,故经说字义不言‘犹’”、“凡汉人作注云犹者”二句来看,他认为“犹”字不用于通释语义的专著,而仅用于随文释义的所谓“笺经”的训诂中。换句话说,如果是直接

说明字或词的本义,以及归纳而成的中心义或通义,就不需要在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加一个“犹”字;只有在随文释义的训诂中,才有必要用“犹”字。如果对段玉裁的说法作进一步的推论,就是:即使是在随文释义的训诂中,假如是直接以其本义或中心义解释它的话,那么“犹”字也是不必要的。这样一来,“犹”字的使用,就仅仅适合于随文释义的训诂中之所谓“义隔”的场合。

那么“义隔”的适用场合是怎样的?就随文释义的情况而言,“义隔”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古代典籍中的某些词语,或古语、或借字、或僻字、或方言,因为种种原因已不能为后人所理解,且又与所在文句关系不大,这时就要用今语、本字、熟字、通语等加以说明。

首先,以今语解释古语的。今语、古语相通,是在词义的历史范畴里以今语释古语。一般情况下,古语今已不用,但其语义由现今另一词汇继承下来,作注就用当时的词语去释古词。如《诗经·葛屨》:“纠纠葛屨,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毛传:“纠纠,犹纒纒也”、“掺掺,犹纤纤也”。纠纒、掺掺是古语,纒纒、纤纤是今语,但词义一样^②。

汉人作注大多依据单音词的复音化倾向作出判断,也就是用双音节的词语去解释单音词,如:《吕氏春秋·孟秋》:“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高诱注:“卫,犹护助也。”

其次,以本字解释借字的。在这种情况下,“犹”用来指明假借现象,以本字释借字,破读通假,知音晓义。古人假借,音同音近皆可,注解时用“犹”字,便指明了这种关系。如《诗经·芄兰》“虽则

* 作者简介:杜松柏,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佩鞮,能不我甲”。毛传:“甲,狎也。”狎是本字,甲是借字,此以本字解释借字。《仪礼·士冠礼》“永受胡福”。郑玄注“胡,犹遐也”,“遐”为本字,“胡”为借字。《吕氏春秋·季春》“精神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高诱注:“杂,犹匝也。”《论语》:“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何晏注:“复,犹覆也”,是以本字释借字。

最后用通语解释方言的,如《礼记·缙衣》“资冬祈寒”。郑注:“资当为至,齐鲁之语,声之误也。”^[3]

二是,由于某些常用词所在语句的影响,训释家在训诂时便可能根据某个特殊文句,给某常用词以其本义较远的释义。这一做法是段氏所言“漂,犹吹也”,学者多称之为“展转相训”。它指明的是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本不是同一义属,各有自己的词义发展线索,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它们又有着某种关联,可以展转相通。也就是不用该词固有的意义去训释,而采用与被释词相关的事物或概念迂回曲折地进行训解^[4]。

如:《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这里的“老”和“幼”都不是古语,僻字、借字、方言等,而是很普通的字,“老”“幼”本身并没有“敬”“爱”的意思,只是因为其所处的句式很特殊,“把老人作老人,把小孩作小孩”,也就是尊敬老人和爱护小孩的意思,故训释家如此训之。

又如:《诗经·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芄兰之叶,童子佩鞮。”郑笺:“支,犹叶也。”其实,“支”和“叶”是有区别的,也只有在诗歌一唱三叹这种特殊句式中,才能将他们做这样的解释。

再如《战国策·西周策》:“楚清道于二周,以临韩魏。”高诱注:“临,犹伐也。”段玉裁所举的“漂,犹吹也”,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义隔。

综上所述,段氏对训诂术语“犹”字提出的适用场合大致有以上两种。

段氏上述的训诂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可以用“犹”字在汉代及以前的使用情况来验证。

“某,犹某也”这个句式,最早出现在《论语》《孟子》中,比“某,某也”的句式要晚一些。例如:

《论语·先进》“过犹不及(也)。”“过犹不及”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它并不是语言的训释,但在其具体语言形式上,则似乎在以“不及”解释“过”。“过”和“不及”其实有较大区别的,但是孔子提倡中庸,所以在他看来“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在这里,孔子用一个“犹”字将它们沟通起来。“正义本”中

这句话末尾没有“也”字,但是皇疏本的“不及”后面有个“也”,因此其句式应该是“某,犹某也”。

《论语·颜渊》:“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这几句是子贡的话。假如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去除有文彩的毛,那么这两类皮革就很少有区别了,说明“文”与“质”同样重要。这里使用的是“某,犹某也”的标准句式。从形式上看两类皮革相似,但毕竟是不同种类动物的,所以中间加了一个“犹”字通之。但无论如何,孔子子贡的这几句话都不是在训诂,而是在表达他们的思想。

《孟子·离娄上》:“泄泄,犹沓沓也”,则是严格意义上的训诂了。孟子在发表议论时,喜欢征引《诗》、《书》,并在征引之后做一些语言上的诠释,“泄泄,犹沓沓也”就是为了解释《诗经·板》中“天之方蹶,无然泄泄”一句的。“泄泄”是古语,“沓沓”是孟子当时常用语。两词在意义上本无差别,只是时间不同而已,所以孟子用“犹”字通之。这句话在毛传中原样承袭下来了。

总之,《论语》、《孟子》中这几句话至少在形式上开了汉代使用“某,犹某也”这一训诂句式的先河。而且,这几例都符合段玉裁“义隔而通之”的定义,都是在“义隔”场合下使用“犹”字的^[5]。

但是,在两汉及以前并不是所有“义隔”场合都使用“犹”字来沟通,而是和“某,某也”、“某者,某也”等句式并存使用^[6]。“犹”字句式在《大戴礼记》中仅1次,而在《公羊传》中有8次,在《谷梁传》中有9次,而且都是用于词语解释的。如:

《公羊传·庄公元年》“孙,犹孙也”。

《谷梁传·庄公元年》“孙之为言犹孙也。”

《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世室,犹世室也,世世不毁也。”

像这种“义隔”之时同字相训的情况,也有用“某,某也”、“某者,某也”等句式。如《易·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孟子·滕文公上》“彻者,彻也。”

《诗经·序》“风,风也。”

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用“犹”关系不大,也就是说,至少在秦汉之际,“某,犹某也”与“某,某也”“某者,某也”等句式是没什么区别的,“义隔”之时,不用“犹”字也能通之。

值得一提的是,用上面这些句式同音相训现象,后来就消失了,郑玄、高诱的著作里根本找不到,他们已经把它改为“某如读某某之某”的句式了。如:《诗经·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郑

笺：“孙，读当如公孙于齐之孙，孙之言孙遁也。”^[7]

《周礼·大宰》：“以利得民。”郑注：“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7]

《吕氏春秋·上农》：“多诈则巧法令。”高诱注：“巧读如巧智之巧。”^[8]

这些句子本来该用“犹”字句式的，但没有用。这说明段玉裁给“犹”字下的定义并不只适用于“犹”字句式，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训诂句式如“某，某也”、“某者，某也”、“某读如某某之某”等。

王力《古代汉语》给“犹”字下定义说：“犹，使用这个术语时，释者与被释者往往就是同义或近义的关系。例如《诗经·伐檀》‘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毛传：‘侧，犹厓也’。《诗经·节南山》‘赫赫师尹，不平谓何’，郑笺云：‘谓何，犹云何也’。用‘厓’释‘侧’，用‘云何’释‘谓何’，因为‘云’、‘谓’义同，‘侧’、‘厓’义近，这种‘犹’字略等于现代汉语的‘等于说’。”^{[9] (P617)}王力的这段话，就所谓“近义”而言，与段玉裁无大抵触，因为“近”也是有异有隔的；可是他说的“同义”就与段玉裁的说法大不一样了。其实，用“犹”字句式同义相训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诗经·蒹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毛传：“未已，犹未止也。”

《诗经·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郑笺：“之，犹是也。”

《诗经·閟宫》：“俾尔昌而炽，俾尔富而寿。”郑笺：“俾尔，犹使女也。”

《礼记·内则》：“姑与之而姑使之。”郑注：“佐，犹助也。”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段玉裁的说法，作为一般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上面所举皆为郑玄、高诱等注，则不只是那句“凡古直言犹者视此”不能成立，便是那句“凡郑君、高诱等每言犹者，皆同此”也不能成立。王力的说明也有偏颇，即他注重释者和被释者的距离相当远，非义近所能包容。看来，只从“义隔”或“同义”“近义”的角度都不可能给训诂术语“犹”准确定义，因为它“很难体现作为术语应涵义清晰、严密而且用法稳定的要求”^[10]。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给“犹”下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公正的定义呢？现代训诂学把训诂方法分为音训、形训和义训三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犹”在这些方法上的适用情况。

第一种是音训。音训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词义。音训又分同字为训、同音为训、音近

为训三种情况，“犹”的用法在三种中都有出现。如：

1. 同字为训的《公羊传·庄公元年》：“孙，犹孙也。”

《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世室，犹世室也。”

《诗经·十月之交》：“噂沓背憎，职竞由人”毛传：“噂犹噂，沓犹沓。”

2. 同音为训的：

《诗经·行苇》：“戚戚兄弟，莫远具尔。”郑笺：“具，犹俱也。”

《仪礼·丧服传》：“是嫂亦可谓之丹乎？”郑注：“嫂，犹叟也。”

《白虎通义·诛伐》：“征，犹正也。”

3. 音近为训的，为“甲犹乙也”的形式：

《诗经·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毛传：“忡忡，犹冲冲也。”

《谷梁传·隐公元年》：“父，犹傅也。”

《礼记·礼器》：“礼也者，犹体也。”

《仪礼·士冠礼》：“立于阼阶下。”郑注：“阼，犹酢也。”

《公羊传·隐公元年》：“会犹最也。”

《公羊传·桓公二年》：“胥之为言犹相也。”

第二种是形训。根据字的形体结构来解释字义，如“止戈为武”、“自环者为厶，背厶者谓之公”之类。然而在汉代学者的训诂著作中，“犹”字句式似无此训法。

第三种是义训。不根据字音或字形，而直接用一词解释另一个词的意思的训诂方法。齐佩瑢《训诂学概论》把义训分为宛述（义界）和翻译两种^[11]。

1. 宛述（义界）就一事一物之外形内容、性质、功用等诸方面而用语句说明其意义者。例如：

《诗经·载驰》：“大夫跋涉。”毛传：“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尔雅·释天》：“谷不熟曰饥，蔬不熟曰谨，果不熟曰荒。”

然而在汉人训诂著作中，常用格式是“某某曰某”，“犹”字句式无此用法。

2. 翻译，就是直接用一个词或词组去解释另一个词或词组。在这种训诂中，“犹”字句式是大量存在的，主要用于解释近义、引申义。如：

《诗经·樛木》：“乐只君子，福履将之。”郑笺：“将，犹扶助也。”

《孟子·梁惠王上》：“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赵注：“嗜，犹甘也。”

（下转第87页）

同。就新郑故城的地理位置而言,西北靠洧水(今名双洎河),东南靠黄水,位于二水交接的三角地带,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长约4500米,新郑东门之外有一块整齐的平地,新郑东郭南面利用溱水,东面利用黄水作屏障^④。商业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在先秦时期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为郑国都邑新郑乃至全国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溱、洧二水之功用表征着郑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从一个角度上说明了郑都邑新郑东门的繁荣与发达。可见,郑国商业经济的发达对其城市建设与发展必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郑国尤其是在都邑之地商业文化气息也更加变得浓厚起来。这就使得郑国地域文化内涵具有显著的商业文化性特征,“东门”兴象生殖崇拜文化意蕴内涵自然就具有商业文化性特质。

注释:

- ①《山海经·海外东经》郭《注》:“《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赐之寿十九年。’”与今本《墨子》说异。
- ②《月令》郑玄《注》:“句芒,少皞之子,重为木官。”《白虎通义·五行篇》:“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龙,芒言萌也。”
- ③《周纪三》胡三省《音注》:“韩有宜阳、成皋,南尽鲁阳,皆山险之地。”案:“三家分晋”韩得成皋,卒以灭郑。则战国时的韩国是在其所灭郑国的旧土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反映出春秋时期郑国的地貌特色与经济状况。

(上接第84页) 《公羊传·桓公三年》:“僅有年也。”何休曰:“僅,犹劣也。”

《淮南子·原道训》:“遭回川谷之间。”高注:“遭回,犹委屈也。”^⑧

《吕氏春秋·孟春纪》:“天子居青阳左个。”高注:“个,犹隔也。”

《论语集解》中郑玄曰:“猷,犹贤也;方,犹常也;为,犹助也;往,犹去也;始,犹首也。”

《论语集解》苞氏曰:“摄,犹兼也;迂,犹远也;蔽,犹当也;讼,犹责也。”

《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王逸注:“浩,犹浩浩;荡,犹荡荡。”

也有用于解释比喻义的,如:

《论语集解》中孔安国曰:“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也。”

《论语集解》中苞氏曰:“言白公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立其道也。”

综上所述,“犹”字句式不用于形训,只用于音训和义训,音训时极多的情况是用于词的互训,也是所谓以词解释词,彼此的区别只在于音训的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音同或音近关系。而义训中又用于词与词的互训,而不用于是用具体的语句说明事物的形状、性质第一词语的场合。这便是“某,犹某也”这个句式,亦即“犹”字句式作为训诂术语

④襄十年《左传》载周大夫瑕禽曰:“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驿旆之盟。”杜《注》:“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

⑤《国语·郑语》:“(郑桓)公说,乃东寄帑与贿,虢、郃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韦《注》:“十邑,谓虢、郃、郛、补、舟、依、柔、历、华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

⑥《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引晋灼曰:“言地薄人众,犹复有沙丘纣淫地余民,通系之于淫风而言也。”张守节《正义》:“沙丘在邢州也。”案:战国时代赵国都邑邯郸为故卫地,此谓河北之卫,与郑国同俗。

⑦陶范主要是、铲、铸、凿等工具,以钁范较多。

参考文献:

- [1]陈寿祺.三家诗异说考[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刻左海续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8.
- [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中华书局点校十三经清人注疏本,吴格点校,1987:361.
- [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中华书局点校顾氏万卷楼刻本,吴树平等点校,1993:749-760.
- [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6-69.

时被使用的区域。

注释:

①古敬恒《〈吕氏春秋〉高诱注“犹”字说例》(《佳木斯师专学报》1989年5期)将“犹”字的用法概括为六种,用法下面又有更为详细的划分。向宁《简论段玉裁给训诂术语“犹”下的定义》认为有两种情况。周大璞《训诂学初稿》认为有四种情况。刘世俊《论训诂学术语及其规范》说有七种情况。的确,象“犹”这样身兼多种功能的术语很难体现作为训诂术语应涵义清晰、严密而且用法稳定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何占涛.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的古今字浅析[J].现代语文,2008(10).
- [3]刘瑶瑶,杨晓宇.《说文解字注》声训条例述评[J].兰州学刊,2006(6).
- [4]李奇瑞.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对文字学的理论贡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 [5]乌兰.简析训诂术语“犹”[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5).
- [6]向宁.简论段玉裁给训诂术语“犹”下的定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
- [7]刘英波.郑玄《三礼注》中“犹”字用法探究[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 [8]王明春.高诱注中的“犹”字[J].枣庄学院学报,2006(6).
- [9]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刘世俊.论训诂学术语及其规范[J].宁夏大学学报,1996(1).
- [11]齐佩瑢.训诂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4.